

翻译作品专号

要 目

▲这样，我们就胜利(传记政论剧)

▲在中国的三个美国人

▲查理·达尔文历险记

▲一个不完善的女人(回忆录)

傳
記
文
學

3

ZHUANJI
WENXUE

傳

記

文

學

总第3期

《传记文学》和《传记文学丛书》

欢迎投稿

我社在出版《传记文学》的同时，拟出版一套传记文学丛书，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的传记文学，进行新的有意义的探索。

一、《传记文学》和传记文学丛书发表用文学笔法撰写的一辈子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烈、著名爱国人士的传记、回忆录及古代、近代的名人、科学家、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的传记，刊登著名华侨人物和台港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

发表记述著名人物生活片断和行踪事迹的报告文学、特写、随笔、轶事等。

凡是以历史上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为内容的传记小说及其他形式的作品，亦欢迎投稿。

二、发表外国优秀传记和传记题材的文学作品。

三、刊登传记文学理论、创作经验介绍，作品评介等文章。

四、传记文学丛书以发表长篇人物传记和回忆录为主，人物古今中外不限。

五、稿件请用方格稿纸抄清，请勿一稿两投。来稿请注明工作单位和真实姓名。稿件一经刊出，即付稿酬。三个月后不采用即退还原稿。

传记文学

第三期

编辑者 传记文学编辑部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印刷者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

出版者 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总发行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社科新书目125—158]

统一书号 10228·157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1380号

定价：1.65元



列宁在讲台上

〔苏〕亚·格拉西莫夫

传记文学

传记政论剧

- 4 《这样我们就胜利》..... [苏]米·沙特罗夫

传 记

- 45 在中国的三个美国人..... 路易·艾黎
- 77 查理·达尔文历险记..... [英]彼得·沃德
- 109 柴可夫斯基传..... [苏]阿·奥尔洛瓦
- 149 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小传..... [英]玛丽·L·戴维斯

第 3 期 目 录

(翻译作品专号)

-
- 156 恺撒之死 [古罗马] 普鲁塔克

回 忆 录

- 164 一个不完善的女人 [美] 丽莲·海尔曼

传记文学研究与探讨

- 196 现代英国传记 [英] 哈罗德·尼科尔森

- 203 名人手迹的美与意义 [奥地利] 斯·茨威格

- 封面设计 仇德虎
-

傳

記

文

學

总第3期

传记文学

传记政论剧

- 4 《这样我们就胜利》..... [苏]米·沙特罗夫

传 记

- 45 在中国的三个美国人..... 路易·艾黎
- 77 查理·达尔文历险记..... [英]彼得·沃德
- 109 柴可夫斯基传..... [苏]阿·奥尔洛瓦
- 149 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小传..... [英]玛丽·L·戴维斯
-

第 3 期 目 录

(翻译作品专号)

156 恺撒之死 [古罗马] 普鲁塔克

回 忆 录

164 一个不完善的女人 [美] 丽莲·海尔曼

传记文学研究与探讨

196 现代英国传记 [英] 哈罗德·尼科尔森

203 名人手迹的美与意义 [奥地利] 斯·茨威格

封面设计 仇德虎

《这样我们就胜利》

〔苏〕米·沙特罗夫

朱汉生 译

唐 韧 校

〔编者按〕这部传记政论剧获一九八三年苏联国家文艺奖金。该剧生动地再现了苏联十月革命后气势磅礴的斗争历史画卷，通过大量历史原材料，以电影手法扩大了戏剧的表现力，从多方面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领袖形象。该作者的作品《以革命的名义》曾在我国上演。

我们是先驱者，
走着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
这一点必须指出。
因此，最重要的——
是别犯错误，
正确地选定道路，
把达到目的的方法、手段确定。
我们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不要迷失方向，
不要迷失方向！
这样我们就必然会胜利！

上 集

〔1923年10月18日。弗·伊·列宁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室内空无一人，一片寂静。透过严严实实遮闭的窗帘，隐隐可见落日的余辉。办公桌、书籍、扶手椅——全都久已尘封。可见，这里很久没有人工作了。处处呈现着令人担忧的迹象。远处蓦地传来女人鞋跟的橐橐声，

声音越来越大——有人急促地朝这里跑来。不过，显然还有一段距离。过了叫人心烦的一段时间，最后列宁的秘书沃洛季切娃简直是冲了进来。她手足无措地朝四下里打量，不知从何做起。她奔向窗口——光亮涌进了办公室。又传来一阵走近了的女人脚步声。沃洛季切娃开始匆匆忙忙地收拾屋子。门打开了，列宁的秘书格良谢尔跑进来。

格良谢尔 出了什么事？

沃洛季切娃 快！福季耶娃来电话……紧急……办公室……收拾整齐……

格良谢尔 要回来了？

沃洛季切娃 不知道……大概是……她说……十万火急！……办公室！……要收拾得绝对整齐……

格良谢尔 他好了吗？

沃洛季切娃 这些报纸得收起来！

格良谢尔 收吧。他什么时候来？

本剧注明：此剧本在苏联的上演权仅仅授予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一家。

沃洛季切娃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他随时可能来。

格良谢尔 这儿不闷得慌吗？也许，把窗户打开一点？

沃洛季切娃 时间别太长了。

格良谢尔 你去过戈尔基^①了吗？

沃洛季切娃 前天去过。

格良谢尔 往下就不说啦？

沃洛季切娃 我看，他挺高兴的，嘴里哼着《红色战旗》歌。费斯捷尔说，一天天地见好，就是慢得要命。不错，有一阵子不大好，但是后来一切又正常了。

格良谢尔 怎么不大好？

沃洛季切娃 费斯捷尔发现，他的脸色比平时苍白些，不过后来全恢复了，大家吓得要死。

格良谢尔 可他呢？

沃洛季切娃 就象没事人似的。

格良谢尔 没事儿？会不会是装的？

沃洛季切娃 那倒不是，玛申卡^②，这都快就过去了。你看得出来，咱们在收拾办公室了嘛。

格良谢尔 最好摆上今天的报纸……

沃洛季切娃（从公文包中拿出报纸） 给……

格良谢尔 他的气色怎么样？玛莎，^③说呀，我好多日子没见到他了！

沃洛季切娃 你马上就要见到了。他挺精神的，晒黑了，眼睛很快活，老是笑。就让你觉着他马上要说：“玛申卡呀，这个可爱的总不见老的人呀……”

格良谢尔 都有谁到他那儿去过了？

沃洛季切娃 整个克里姆林宫的人都急着要去——医生就是不让进。你要是从戈尔基来的，那整天就别想工作了。你走进一个办公室，想谈谈伊里奇——马上就会把你拉到另一个办公室去……可戈尔基的情况也是这样。他要是没一五一十打听明白——情形怎么样，样子怎么样，情绪怎么样——就不放你走。这么说，全收拾好了……开灯吗？

格良谢尔 开吧……应该把日历翻过来吧，还是12月12号呐。

沃洛季切娃 当然要翻过来。自打他病了之后，谁也没来过这儿……差不多快一年了。翻到10月18号。

福季耶娃（出现在门口） 收拾完了吗？

沃洛季切娃 利季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好利索了吗？开始讲话了吗？

福季耶娃 要是可能……

沃洛季切娃 怎么回事？

福季耶娃 我自己也不大清楚……今天早上他示意我他应当来莫斯科。当然，跟他说了，医生们不赞成。他走出公园，就坐在长椅上，请他去吃饭——也拒绝了。就告诉他没车。他进了汽车库，上了汽车，不论怎么劝怎么求——就是一声不吭地坐着。开始给莫斯科打电话，怎么也叫不通，但是费斯捷尔说，激动是有危险的，只好让步。一小时以前已经出发了，很可能，他也要到这儿来……所以我才惊动了你们。

沃洛季切娃（突然） 我知道他是来干嘛的……（失声痛哭起来）。

福季耶娃 玛莎，怎么回事？快别哭了！

沃洛季切娃 病恶化了吗？

福季耶娃 恶化过，可现在一切正常。你自己看见过。

沃洛季切娃（朝办公桌点点头） 他是来取文件的……

格良谢尔 什么文件？别哭天抹泪的，什么也没法闹明白……

沃洛季切娃 回想一下，想想吧，他向我口授的那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一些个人鉴定……让我放进信封，并用火漆加封，上

① 戈尔基：列宁生活中最后几年工作和疗养的地方，在莫斯科南郊三十五公里处。

② 玛申卡：即玛莎的爱称。此处疑有笔误，从后文看，叫玛莎的应是沃洛季切娃，而非格良谢尔。——译注

③ 全剧未交代两女秘书为母女关系，此处原文为 *мама*（妈妈），当系 *мама*（玛莎）之误。

面写着：“只有列宁才能审阅，他死后，由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审阅^①”。我说“在他死后”这几个字我无论如何不能写。再过四个月就要召开代表大会了，您没有权利想到死。他说，应当有备无患，天有不测风云……我说，不，不可能，您根本还是个年轻人呢，就是有病，也会好的，没什么了不得，得十万次病也会好的……他笑着说：“一次就够我瞧的了。”他说，玛申卡，拌嘴拌够了，可我怎么也不肯写……他说，好吧，那就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的那个抽屉里，作为特别要件保存起来，一切绝对保密，等到我觉得是时候了，我自己把这包文件交给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你瞧，不久以前，情况不大好，我们以为，他没有察觉，可是他……他来取文件了……

福季耶娃（果断地）胡说八道！玛莎，这是胡说八道！你看吧，他连想也不会想这个……他不过是在那儿呆腻了，有点闷了……那个星期他还要求见见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但是医生不许，怕他在这儿待久了……真是胡说！你瞧着，他连这桌子跟前也不会来的！

〔窗外传来了驶近的小汽车声，这几个女人扑向窗口。

往这儿来了！（打开台灯）就象没离开过似的。

〔福季耶娃，沃洛季切娃，格良谢尔走出办公室。长时间的、紧张的停顿。它拖得是多么烦人。脚步声……越来越近……时钟的敲打声：17时45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上场，他打量了一下办公室——不在这里几乎一年了。他走近扶手椅，小心地抚摸它，把一只手放在旋转书架上，把它转动了几次，又用手摸摸桌面，发现台历是今天的日子，《真理报》已摆好，铅笔修得尖尖的……他在桌边站了一会儿。

他的目光专注，集中到自己身上。此

时万籁俱寂。刹那间一阵强有力的乐声宛如山崩地裂……只有音乐才能传达出这个人此刻所感受到的那种情感与激情的心灵风暴……

他的内心视野超越了办公室的四壁，这几堵墙已不复存在，在我们面前是一张张的人脸，是许多面孔：朋友的，敌人的，冷淡的，好奇的，同情的——是那些曾在此地呆过的人，他曾与之争论过，搏斗过，并肩前进过的人，以及那些他素昧平生而却为之献身的人……在这一切之上——是俄罗斯的全景，是世界的全景……

成串的回忆接踵而至，从一段时间跳跃到另一段时间，瞬息万变，又交织在一起，它遵循着艺术逻辑的法则而不刻意追求应有尽有和包罗万象。它仅仅使我们的注意力停留在这种宏伟生活的某些阶段，给这位领袖，思想家和战士的“未完成肖像”轻轻添上几笔。也许，它会使人感到失去列宁的痛苦，哪怕能在最低程度上感受一下人们在1924年严寒的一月间所体验过的感情也好……我们将不回避这种痛苦——它能教育人，使人思想高尚。在以戏剧手段创造革命俄罗斯那美好而又狂暴的世界，它那人民的形象时（列宁就是从人民那里得到自己思想的活力并把它奉献给人民的），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这就是本剧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当剧情集中在列宁的办公室里时，周围的生活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是沉寂下去，以便在必要的时刻重又打破寂静和凝思，并以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席卷整个舞台……如果说在办公室的舞台上我们的主要手段是语言，那么办公室的四周则应充满戏剧的诗意、雕塑、绘画。黑白的影像在中央，彩色的在四周。这里所提出的任务给导演寻求表现手段

①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列宁的夫人与战友。

提供了广阔天地。我们仅提供发生剧情的地点，拟出大纲、主旋律以供加工。而随着这个任务的解决，本剧的、决定性的主线之一——列宁和党，列宁和人民才能响彻云霄地表现出来。

于是，汹涌澎湃、虎跃龙腾、继往开来的革命俄罗斯以列宁的办公室为轴心转动起来了。而他站在桌旁，恰如站在船长的舰桥上，凝视着一张张面孔，倾听着“缆索的呻吟”……《国际歌》的声音（他生命的主旋律）起初震耳欲聋，随后越来越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工人们赠送的礼物（一个生铁铸成的铁匠抡锤的塑像）走去。我们看见人群中央一个工人手里拿着同一个塑像。

工人 亲爱的伊里奇，在你五十大寿的日子里，请接受我热烈的祝贺和我们制做的一件小礼物——一个铁匠抡锤的塑像。你领导着工人阶级，从未期待工人阶级会给您荣华富贵和琼楼玉宇。你本人并不想要这些东西，穷人也给不了你这些。但是我们，工人和劳动人民，今天乃至永远奉献给你的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工人自己的赤胆红心……

人声（响亮而欢腾） 敌人的末日到了！夺取国内战争各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

——高尔察克^①，邓尼金^②，尤登尼奇^③

被粉碎了！红军胜利地击溃了包围圈！

——劳动大军必将粉碎饥饿和破坏的进攻！

——1920年的春天——万象更新万岁！

——即将降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及其领导者，亲爱的伊里奇万岁！

〔灯光照在一群战友身上。〕

战友 鉴于您五十周年寿辰，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赠送给您一幅友好的图画，由一位不知名的画家所画，题名为《克里姆林宫中有个调皮的人，他眯缝起一只聪明、锐利的眼睛……》，此外还有人民委员会委员们的漫画集锦，从其主席开

始，是一些委员自己创作的。现在宣布这个画廊的路线图。（朗读）

“《资本论》和党中央的友人！

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

用不着表决，我马上就要

把主人公介绍给你们。

弗拉基米尔·列宁——主席，

他曾在涅瓦河畔工作，

我的读者啊，你们很可能

也曾在那里居住和生活。

据说，大概在三年以前，

就是在这里冬宫被打下……

弗拉基米尔吉星高照——

进了人民委员会，幸运亲切地伴随着他，

所有的现实问题难不倒

这学识渊博的一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将有幸亲自认识一下我们人民委员会家族的每个成员，这样就要给每个人一席之地，我只想说：

“各人有各人的特点和趣味，

把他们召集起来，需要多少辛劳，

多少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智慧？

我们多么幸运，

我们要把列宁来赞美！

他把骏马与胆怯的母鹿

都集合到一起，并驾齐驱，

这就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列宁（走向台口，面对我们） 为两件事，我首先应当感谢你们：第一，感谢你们今天给我的祝贺；第二，更感谢你们没有让我听取祝寿演说……其次，我想略微谈谈布尔什维克党的状况。使我想起这一点的是考茨基关于俄罗斯的话。他写道：“1848年斯拉夫人还是一股凛冽的寒流，摧毁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他们现在注定要成为大风暴，冲破反动势力的

①②③ 均系国内战争时的白军头目。——译注

冰层，以不可阻挡之势给人民带来幸福的春天……”看，这位杰出的、但今天我们必须同他断然决裂的社会主义者在十八年前关于俄国革命是怎样写的！这段话使我想起，我们党目前可能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即陷于骄傲自大的境地。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在它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傲自大。其实，我引证的我们当前这位最凶恶的敌人对俄国革命所表示的这番希望，未免过高。我们在这以前，获得过辉煌的胜利，可是要知道，这是时势造成的。那时我们承担着军事任务，便使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暂时搁了下来，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方面，我们都把这些任务搁了下来。因为我们没有可能妥善地解决这些任务。因此，对上述引证提醒我们的那种危险，全体布尔什维克，无论对个人或对全党来说，都应当加倍地估计到。我们应该懂得，我们党代会的这些决议——这是一个完整的纲领，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地贯彻执行它，这就是说我们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工作，要求我们比以往做出更大的努力。请允许我以这一祝愿来结束我的讲话：我们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入骄傲自大的党的境地。①

〔这时响起了《革命画卷》的乐声，而列宁已然置身于1922年12月那个令人惊恐不安的夜晚；在他面前的是手执便条本的沃洛季切娃。〕

我向您口授致党代会的一封信。当然，玛丽亚·阿基莫夫娜，这一切——要绝对保密，绝对，对所有人毫无例外。写吧。（口授）“我想和你们谈谈那些我认为极为重要的想法……首先我提出要把中央委员的人数扩大到几十，甚至数百……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既可以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又可以防止中央委员会里少部分人的冲突可能会

对全党的命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屋中走来走去）我好久没有看见您了……

沃洛季切娃（表白）过去医生不许探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打您十二月十二日病了之后，我天天请求去见您……

列宁 我知道……一个小时以前我对大夫们说，有个问题使我激动万分，要是不在五分钟之内把它口授下来，我就难以成眠……所以您才在这儿。您的脸色为什么这样苍白？

沃洛季切娃 我的脸色一点也不苍白，不过这里是光线太差……您看看您……

列宁 我——怎么啦？遮遮掩掩还是实话实说，您瞧着办吧。

沃洛季切娃（脱口而出）您看起来气色还挺不错的！

列宁 就是耳朵支楞着。

沃洛季切娃 不，真的，眼睛在笑……我真高兴，您情绪挺好。

列宁 今天几号了？

沃洛季切娃 十二月二十三日……

列宁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我已经躺下多少天啦？这么多的事，可我却躺着。（认真地）事情多吗？

沃洛季切娃 召开了中央全会……会议决定，一切按照您的医生的指示办……任何人都不得和您谈工作，报刊……不许用政治来惊扰您，别给您的病灶上火上浇油……

列宁 这位要命的最伟大的语言艺术家到底是谁？

沃洛季切娃 可您该同意，这话说得不错，不是吗？

列宁 全会上还有什么事？

沃洛季切娃 责成斯大林对遵守这一制度承担个人责任，他不同意，可是全会坚持

① 此段讲话请参看《列宁全集》第30卷第484页，此段译文基本上按该处译文。——译注

要这样做。（坚决地）我也认为，这是正确的！不论您怎么生我的气，我也要执行这一决定。

列宁 我也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条文！另外，我们还要要求所有的人一律照办。我们带头！您看怎么样，玛丽亚·阿基莫夫娜？

沃洛季切娃 我看……

列宁 我也一样。另外，我甚至还想起来，有个伟大的人物说过一句天才的格言：“凡事均有例外”。您觉得深奥吗？

沃洛季切娃 一般地说……

列宁 请相信我，个别来说也是如此。而对一切天才和深奥的道理都应当不折不扣地照办，我们和您也都要照此办理。

沃洛季切娃 例外吗？

列宁 正是。顺便提一下，请把恩格斯的《政治遗嘱》这本书给我送来，我曾要求过把它特别保存起来……我今天从早晨起就把前辈们的书重读了……（沉默半晌，深思）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历史确实会带有一种神秘性。运动领导人的性格——就属于这种偶然性……他们对拉萨尔^①的评价的深度与准确性是何等的惊人！“这个人毁就毁在他总是把一切和他个人联系起来，总是在自我欣赏。‘我给人印象如何？’——这是他一辈子的迭咏”，再把这些话和拉萨尔本人的言论加以对照，他说过，倘若他生来是个王子或公爵，他彻头彻尾都会是贵族，他的手必然会伸向王冠，但因为他是普通市民的儿子，那么他只好就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啊？是这样吧？请写……（口授）“由于我上面提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我是就防止分裂的措施而言……（沉默片刻）我所指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闹分裂，并打算在这里分析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沃洛季切娃（向沙漏计扬扬头） 严厉警告过我——不准超过十分钟。

列宁（把沙漏计掉转过来） 甭想！既然有十分钟，也就有二十分钟。我要再次警告您，我所口授的和现在将要口授的一切都是绝密，绝密。应当把这个放在特别的地方，严加保存并列为绝密文件。

沃洛季切娃 我明白了。

列宁（沉默，聚精会神，来回走动，暂且自言自语）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自己手里有了无限的权力……他能永远十分谨慎地运用这一权力吗？我拿不准……托洛茨基……他的才干……自负……对于职务以外的纯粹行政事务的过分醉心……这两个人的缺点不会在无意中导致分裂吗？应当采取措施避免发生这种情形。在他们的关系中存在着分裂的危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他们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发生的……正如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一样……非布尔什维主义——对，对，是一种在每个历史急遽转变关头表现出来的孟什维克主义。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权威的理论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全党的宠儿……不过他的理论观点能否归之于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大可怀疑的。……没有学习过而且也不完全懂得辩证法……皮达可夫^②……他的才干……他对行政手段和自己职务以外的行政事务的热衷……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未必可靠……

沃洛季切娃（提醒自己在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列宁 玛申卡，别着急，我们一切都会做得合乎规定。

沃洛季切娃 我答应过一定不违反医生的指示，也许，暂时够了吧？

① 拉萨尔（1825—1864）：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机会主义变种——拉萨尔主义的鼻祖。

② 皮达可夫：为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而战的领导人之一。——译注

列宁 怎么——够了？这才刚刚开头，最重要的还在后面呢……（走动，集中思想，翻书）您瞧这个我根本不知道！真是惊人！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曾经找过恩格斯，请他给《新时代》周刊找一个题词，能简洁地表达出未来社会主义时代的基本思想，好和他们用但丁的话“一些人统治，而另一些人受苦”来下定义的旧时代进行对比。

沃洛季切娃 恩格斯的回答是什么？

列宁 整个问题就在这里！老人在临死前，从他所写的全部作品中选择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各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将是一种联合组织。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您只要想想——他在生命结束时所重复的，正是他在开始时所说的！这是多么地妙不可言！

〔福季耶娃和医生上场。〕

医生 晚上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列宁 晚上好。费斯捷尔教授前天对我说，他倾向于允许我先接见人，然后才是看报。但我觉得，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应该恰好相反——先看报，后接见，于是理所当然，我读了报纸，而会面势必交换意见，您以为如何，医生？

福季耶娃 但是您从报纸上得到的那些消息，远远胜过见面十次。

列宁（责备地）利季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医生 您的自我感觉如何？人家告诉我，昨天您说头疼来着。

列宁 我？是谁造的谣？我要决斗！不信请问沃洛季切娃，问利季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众人沉默。〕

医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要转告您……昨天又开始头痛——这是令人难过的事……看来，还有东西在损害您的身

体……（欲言又止）

列宁 大胆些，大夫。

医生 通过了决定——内容如下……绝对禁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事任何工作……口授……会见和接触那些到底还是传到您这儿来的政治消息……对不起，这会断送您的。

列宁 您以为，这样就不会断送我了？同志们，可见你们考虑得不周到……

医生（真心实意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我该怎么办呢？

列宁 我明白。

医生 这是不得已。要是能允许您什么都做——写、读、工作，我会高兴得要命。

列宁 原谅我，医生……老说激动、激动。说起来这不是论断，而是感情用事。（转变话题）那么您去看艺术剧院的戏了？

医生 明天去。

列宁 一定要给我讲讲。上回他们给我们安排了一场如此荒诞的东西，以至我们全都逃之夭夭了。而我本来是他们的一个热烈崇拜者呢。

医生 我一定给您讲讲。现在是什么使您心烦呢？

列宁（微笑）“他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政权”^②……（笑着）可惜，“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命运”这句话在这里却押不上韵……

医生 我指的是头疼，假定说……

列宁 现在这是我唯一关心的事。

医生 对不起，但是我不应该和您谈这个问题。

列宁（微笑）正好相反，只能谈这个问题。

医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现在您不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您是患者，您是病人。

列宁 不，大夫，甬想！让我们以男人的方

① 此处系根据《共产党宣言》第47页的译文。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第1版成仿吾译。——译注

② 此处引用的系普希金的一句诗。——译注

式来谈谈吧！

〔福季耶娃和沃洛季切娃下。〕

医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怎么啦？您连嘴唇都在哆嗦？

列宁 我想知道一件事——谁给谁下命令，是医生给中央委员会呢，还是中央委员会给医生？

医生 我们从中央委员会那里只得到一个指示——使您恢复健康。于是我们就千方百计、竭尽所能地去做，甚至连引起您的不满、触犯您都在所不惜。

列宁（缓慢地）对不起，大夫……（在办公室里走动）但是请听我说，……尽可能听我说说……工作对于我——就是生命，沉默——就是死亡。您的同事判我无所事事地呆着是不对的。他们简直太不了解我了。但是您，医生……您应当理解我……我感到自己对俄国的明天，后天，五年，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后发生的事情负有个人责任……我应当……我必须口授……这件工作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我……该死的疾病……我对它的危险完全心中有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往往来得最不是时候，总是最不是时候……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对，大概甚至是无条件地！而您和您的同事也是绝对正确的：让我完全摆脱，不去考虑政治，去欣赏大自然，享受阳光，尽情呼吸，欢笑，感谢命运又让我多活了一天……绝对正确！但这不是对我而言。如果我不说出一切话，我就并不需要这多余的一天……如果换取这一天的代价是沉默，我宁可不要这一天！

医生 请听我说，乌里扬诺夫同志！我干自己这行不是第一天了，对不起，我比您了解的还清楚，您现在的情况如何，您每口授一句话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何等痛苦，何等艰难……

列宁 为了我，您就别管这事了，大夫。

〔长时间的沉默。〕

医生 有很多问题吗？

列宁 名副其实的小事情！民族问题——一句话……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也是一句话……无产阶级专政，合作化，工农监察机构，国家机关，文化，工业化……

医生 也是一句话吗？

列宁 何必更多呢？嗯，当然，教育问题……答复苏汉诺夫^①——这要说一半……嘿，乱七八糟的事情，统共一堆，请您相信，小小的，小小的一堆！

医生（控制着自己）您这是要求一个医生，眼瞅着他的患者怎样去自杀。

列宁 我们和您的共同事业要求这样做。要求我——忘记病痛，要求您——忘掉您知道我的病痛。您怕谁，怕什么？我会做到让自己老保持感觉良好，以致于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责怪您。

医生 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下无法从命……

列宁 我还以为，您会听我的呢。

医生 别见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列宁 也没什么……现在我们俩都不好受，只不过我不知道，谁更不好受些……因为我反正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我要工作，谁也挡不住我。

医生 不过您别激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列宁（突然间开怀大笑）我绝对平平静静，不但如此，我甚至情绪还挺好……因为拿定了主意。请您向那里和所有人转达下列要求：或是答应让我每天工作，口授十至二十分钟，或者我完全拒绝接受治疗。

医生 最后通牒？

列宁 正是——最后通牒。我有充分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毅力来坚持这一点。

^① 苏汉诺夫（1882—1940），小资产阶级流派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孟什维克。——译注